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九

明 劔南張 岱著

朱衡王宗沐潘季馴劉東星劉應節列傳

朱衡江西萬安人嘉靖壬辰進士知尤溪縣事調繁

婺源縣婺源有御史行臺近吏部尚書汪鉉宅、從

御史請佃御史命衡、不可御史不能奪鉉子納歸

借閒署置酒衡立命遷去鉉聞大怒衡不之計也陞

刑部主事尋轉福建提學副使閱文明敏能於八

石匱書

卷一百七十九 朱衡列傳

一 鳳嬉堂

朕中定其人窮通壽夭往、奇中歷山東左布政故
事群邑輸賦庫吏鈎石低昂解戶補償及文憑稽遲
道里之費或至破產衡命設櫃於當堂命解戶自完
庫吏負牆立文憑暮入朝出旅無停役得全產者甚
衆已拜都御史巡撫山東大飢上書請蠲租賑貸又
遣吏糴穀輸河上以療飢民景王之國不煩里胥一
錢供應精辦王舟出境雞犬不驚召入為工部侍郎
三殿告成以采石勞加一品服已擢南京刑部尚書

會河決徐方運河湮塞改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總理河漕先是嘉靖中都御史盛應期議於昭陽湖
左別開新渠以通漕運開鑿未半為異議所阻衡親
行踏勘以為運道之利無逾於此乃決策奏請得允
築舍河傍晝夜督促得暑去蓋立隄上汗流被面或
深夜風雨卑卑小舸出入波濤衣帷濕裂久其時從
夫多疾躬行其間問疾延醫親調湯藥裹裹十餘萬
竟無他虞功且就緒諸故河隄市人以渠他徙賈販

不通流言新渠不便 上命給事中何起鳴往視還

奏故渠難復者五詔如初議明年渠成凡鑿新渠

起南陽至屈城百四十三里踰舊渠起屈城至境山

五十三里萬艘流通運事告竣 穆宗登極晉太子

少保留總漕河事宜閱歲河渠大備召還掌部時朝

廷興造頗繁多所取辦常溢舊額衡奏本部儲蓄缺

乏不足經費請勅內監諸臣為國節省不得濫有取

用如諸臣有蹈故習許臣以便且執請如臣奏要

舉亦令臺諫劾臣上納之一時中貴歛跡不敢橫恣
中官孟冲請造鰲山燈棚權之貴可三萬衡執奏
明年日月之食皆在歲正方當修省而興游宴之娛
糜費財用不稱懼災之義有詔報罷任內監匠役皆
無賴之徒竄名冒食不可究詰衡請核其名寔所汰
數百人衣食縣官者皆著其籍使後不得增部中庫
歲舊用一郎吏至之不問出入衡乃請造科道監
收著為令工部僦人從貴人閤請輒得預支估値

不則稽留至數歲衡乃權其閒劇以次支給毋敢
預請筦部三年奸弊盡剔會徐邳河決湮沒運船
八百餘艘上遣給事中雒遵往視遵薦衡治河
無出其右乃命衡兼副都御史兼理河工踰汶濟之
淺築徐邳之堤塞豐沛之決鐫海門之壅數月告
成神宗踐祚召衡還部涿南故有山溪雨水驟
發行者多阻中官入白狀上以太后命詔工部建
橋衡奏修理橋梁乃有司之職今聖上念及小

民德至卑宜下所司興築不足以煩內使疏上詔發
慈寧湯沐金錢建之涿州有元君祠詔工部修葺衛
奏天子當崇尚儒術以二帝三王為法況民間私祠
以禍福惑衆又不經之祀而以勤祝釐非所以光聖
孝疏入遣中使嘗馬武清侯李煒新貴詔為起第長
安費以數萬衡援故事上請武清亭得僦肺腑不務
先昭聖德而非分徵求即欲保全其祚宜少裁抑
之便上悟亦減其半左輔賈人從武清聞請謂京

邑土可造城孰比臨清道里近於縣官省武清入其
說賈人上書衡奏臨清造孰此祖宗舊制一旦以貴
戚故更之示天下私且京邑所造孰與臨清堅脆殊
絕不可用其事遂寢衡凡遇中貴戚畹事多執拗輔
臣張居正邀與語曰宮中建造亦累朝常典若每事
執奏恐反難處且近日 上所欲為某多已從挽回
此等興作未甚有損可少待順也衡曰某與公事體
不同公以調變為事機在挽回某以官守為職義慮

執奏居正。然甲戌正月，以九年考滿，坐浮言，遂以病請。疏三上，乃錄前治河功，加太子太保，賜馳驛歸。十年卒，年七十三。賜祭墓于維京，亦舉進士。衡居官四十餘年，才名數德著在一時。而新渠之後，為國永利，豈宏心虛能用，人言方新渠告欲奏聞，一日巡視河所，忽崩一隙，水如注，不可遏。衡錯愕，左右皆失色。驛丞胡燁進曰：「公今從者有千餘人，一脫一禪囊土塞之，可立辦也。」明日請各以布償之，如其言，頃刻而

隄塞衡大賞勞之為進其官秩

潘李馴烏程人嘉靖庚戌進士為江西九江府推官

出寬民劉雲四之獄大有聲望建議令瑞昌郵費皆

仰於縣官不煩百姓民大德之徵為御史三殿災奉

勅稽查大木李馴曰毋煩採取覆內官監之遺籍則

木可得也果得萬木於荷池中巡按廣東山西破海

寇及平寧州大盜皆先計擒其黨魁加最著九載還

大理寺丞歷少卿推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會河決沛

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境山一帶河渠盡塞乃於
三沽故道濬渠築隄躬行督視不三旬而告成庚
午河南徙決睢寧渚其六百五十里皆楮為平野復
以故節來蒞事而廢址盡復其所濬築深廣再
倍於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閘者以萬數
功垂成而持議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罷去既去而
河決崔鎮以北淮決高堰以東清挑塞海口湮而淮
揚高寶諸群邑幾為巨浸於是復起田間再董河

道塞崔鎮堤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水入於海而海口遂開築堤以爲外護植以柳榆前後幾二十年輶車所至更數千里興役夫謀處畚鍤芻蕘間沐風雨霏霜露髮白面黧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無害緣河之民始獲安有室廬立墟焉蓋壯於河老於河病於河乞骸之日猶奉旨興疾行部入手疏八事以歸以疾革尚哺、河防不去口云

王宗沐浙之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霸
州惡少七八人剽劫而一人逸至京為緹騎所獲其六
人亦相繼覺有左驗會械送對簿而先一人復跳而
逸獄久不決沐命一隸衣敝絮而伏墀左召六人墀
右伏厲聲曰某已獲何辭六人但見墀左叩頭相顧
駭愕盡吐實獄始其於是人知其才庚戌擢廣西督
學僉事已歷江西副使仍督學作榆志檄葺陽明祠
創正學書院修白虎洞每試事畢輒引諸生談

義更端質問所取文字務在博雅昌大達於理而
雄於氣以此別人心行及終身所就數計不爽已未
晉奉政督漕念漕儲煩猥先非簿正不可因蒐訪宗
祿水利兵寔險隘細及陶冶之屬咸括其要領作七
書犁然指掌至今稱便庚申擢按察使尋遷山西布
政西歲後道瑾相望草疏請寬征輸更乞留河東
新增官監錢給宗祿反覆千言而有中沐蜚語者竟
用此論調廣西丁卯居父憂服除起山東左右布政時

河水泛濫漕艘多損議開膠河沐謂此第令費財耳
必固功議遂寢因條海運執宜上都御史梁夢九
梁命先以粟試行無壅於是當事者知木力可辦漕
祥右副都御史總治河漕故事二月兌軍比舟入河
正直夏月水溢沐乃為套運法以冬十月開兌正月
渡淮五月則責令盡數過洪運如無虞沐尚念河決
無常而海運業有明效乃上疏畧云唐人都秦右
據岷涼左通峽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

險則天寶興元恃其強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
人都梁背負大梁南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
據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水則政和宣和受
其敝我朝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為城南通大海以
為漕備憑左臂從左脇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年乃
棄之而專藉一線之河非計矣報可遂設官造船三
百餘艘以粟二十萬石三月中自淮入海五月而抵
天津漕無害行之數年運官不習海遇颶風漂沒七

舟而人復車言海運不便矣沐謂是非之原難以口
舌爭自疏請罷復上海運詳考及漕河指掌圖回臣
心力殫是臣非為目前也茶城以北泉流如帶卒有
非常擱土可淤計將安出故宜習知此途幾異日倉
卒不至無策故曰主於河而協以海萬全之策也乙
亥遷南工部右侍郎尋進北刑部左侍郎奉璽書閱
視宣大山西諸鎮邊務故事閱視大臣皆按冊籍取
文具粉飾而止沐自惟簡命不可虛辱且俺酋新款

士心易嬖乃周歷塞徼務得長筭具圖說以聞中間
謂撫守戰三者提衡同而三鎮形勝異宣府撫七而
戰三大同守一而戰九山西撫三而守七皆為要論
然大要寔主戰常語人曰吾畏胡、亦畏吾及是時
日計軍士而訓之阜其財求而利其器械自度可戰
因以卻市挑之少有間即執義以往雖犁庭掃穴豈
難事哉俄以母喪歸上命所司斥內帑三百緡佐
葬辛巳以大計罷公論為之不平辛卯卒沐朗識雄

才習當世之務最留心者在海運故論著鑒、有今其書具在恐日後漕河有阻不能終廢也

劉東星山西沁水人隆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兵科給事中新鄭高拱復相宵人附麗政多失平星將露章彈之或泄其語拱懼請汰言官諫星為蒲城丞久之徙知盧氏萬曆改元召為刑部主事署中有所比讞不當他郎毋敢難星獨力白其冤尚書王之誥曰獄有左驗何據而出星仰視曰雖有左驗情

寔未明亦何據而當之死尚書起謝丁丑以戶部員外郎出為河南僉事陞浙江提學副使前學使者喬因阜主刻核絕請托而公論服星稍霽以寬評薦藝文東衡上下不過為絕削士論兩賢之壬午進山東叅政轉漕中都歷湖廣左右布政壬辰拜都御史巡撫保定時倭寇朝鮮王師出討宿重兵於天津羽書狎至歲復大侵星外盡便宜內理荒政條上改折蠲傳差次及請臨清漕粟數十萬斛立法平糴官不失

直而民贍給是歲也西輔飢而不害博陵盜起聚且
數十人吏詣發虎符誅之星曰此潢池弄兵可人撤
下爾職其黜餘不問轉副都御史入理院事遷吏部
右侍郎以憂歸萬曆戊戌河決單之黃埧運道告涇
召祥工部左侍郎兼右倉都御史往治之故事河漕
為兩府漕大臣居淮主發運河大臣居濟主䟽渠會
有大役兩不相謀先廢成功朝議合之便總屬星七
省監司長吏咸受節制星既循行河隄相度便利以

為漕渠梗塞其治在標河流橫決其治在本西制而
兩舉之於是請開趙渠起商虞以下至於彭城元時
賈魯河故道也行可二百餘年至嘉靖末北徙潘季
馴為工部嘗議開之計費四百萬遂止及河決黃潤
稍濫成渠惟曲里鋪至三山臺四十里卑陸如故星
因而鵠焉又起三堡臺屬之小浮橋開支渠若干里
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凡若干里通費可十萬明年
己亥告成詔晉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任一子官明

年渠邵伯之湖又明年議開泃河一奇道也陰慶以
來數遣近臣行視其或決策至是星決議贊成而會
病矣急上書乞骸未下卒於濟年六十四星於公家
事知無不為臨濟親使虐而激變蹠血暑門星聞立
遣一將奉檄撫定而出以狀聞或謂濟請相去且數
百里有兩臺使可毋煩公星曰不然大臣出疆惟利
社稷安有秉鉞方州而河漕襟帶之區視若秦越職
守謂何其任事多如此類歷官三十餘年以儉素自

持法服之餘布衣芒屨食惟脫粟家人化之不知其
為貴人加河之議卒後二年竟成之今享其利

劉應節、雖州人、嘉靖丁未進士、授戶部主事、庚戌、
紀京師、咸寧侯、佺驚、行人將軍、事追、詔、節、發、煤、炒、
若干車餉之、時北騎充斥、人為節危、節語所親、逾
七日、不還、當送吾、婦、吾、足及髮皆以、蒙、為、識、戎、
服、單騎、護車、行、橫、屍、中、馬、屢、蹶、道、渴、求、水、屍、填、井、不
可不捧、潢、污、飲、之、盡、赤、皆、血、也、前後、行、鹵、中、凡、十三

日至密雲餉軍畢始歸明年推稅清江浦轉郎中知
懷慶事以外艱補順德郡當南北孔道供億浩繁鄂
力為調停省浮費革侵冒均里甲時歲旱州縣多飢
做富鄭資粥法行之諸屬邑所全活甚多辛酉提陝
西副使備兵井陘所部兵故驕悍協奪主帥前使者
不敢問節立杖其首十餘人諸軍遂輯明年鹵犯古
北口提右輔六郡兵入援鹵遁歷陞右僉都御史巡
撫遼東內艱歸隆慶改元詔起巡撫河南初東省賦

役煩苦民多亡徙節入汴議行顧從法至今稱便其
地當都會五方襟處藩宗當民之半而輕犯法又里
中多無賴強悍習方矢喜亂而開封三衛士馬凋耗
日甚節謂踰河即河朔古戰場也豈宜無備固調汝
南睢陳諸道兵六千人更番入練屬都指揮一員領
之備緩急而以彰義兵別遣一指揮統之聽兵部調
入衛時報面再入犯昌黎等縣順天撫臣坐失律下
獄詔以節原秩撫順天整飭薊州邊備節念京輔近

邑多未城或城而庫且圯者亟請內帑佐贖銀次第
畢城之凡二十有七縣復念延袤二千裏間蔓衍唯
為憐乃阨要害於關東西繕大城五砦堡二十有五
墩臺千二百餘詔將益兵分屯列戍相犄角為救援
戊辰塞報鹵八十萬騎將入犯本兵檄督府帥中西
二路兵衛京師巡撫別將兵出東路為憐節得檄馳
至部署吏士授兵登陴晝夜嚴守南覘知有憐徘徊
西月卒引去明年明月酋犯青山口復督兵拒之尋

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
復大修京東西諸路邊自廣寧抵開京葺牆八百里
建堡二十有三墩臺六百三十有奇是冬鹵再紀遼
東清河堡上首功五百八十有五獲馬駝各六百披
聞陞俸一級初昌平鎮護陵諸軍仰食京師轉輸甚
艱密鎮故有水不通運陸輓不及二舍歲費銀三萬
兩有奇鄒疏請潮白二河淤塞北抵塞雲西北抵薊
華前費為省明年春鹵紀長勝堡上首功百餘神

宗登極陞右都御史總督如故以閱視修守功陞俸
一級八月自犯長海敗之明年正月自犯中遼河復
敗之節自為督撫先後與酋格大小捷以數十計斬
獲首自以千計屢賜金綺甲戌秋晉南京工部尚書
時河漕梗塞上疏請濬膠萊河其畧曰欲開膠河必
通潮水欲通潮水必捨故河而尋便道查得膠州城
南自淮子口大港頭出海由州治而西抵匡家莊約
十四里俱乾溝黃土宜用挑治自劉家莊北折由臺

頭河至張奴河至十一里俱窪池黑土間有泉水宜
用開導自奴河至亭口開三十里俱黑泥下地水深
數尺宜用挑濬自亭口開歷陶家涯陳家口孫鎮口
至玉皇廟約六十餘里河寬水淺宜從舊河之傍另
開一渠玉皇廟至楊家園二十餘里水勢漸深約五
六尺宜量行疏濬楊家園迤北則悉通海潮無煩工
程矣興後半年未竟而罷丁丑改刑部尚書中貴人
馮保從子邦寧遇諸塗不避節憲曰一中官猶子帶

俸錦衣耳柰何與大臣爭道叱下之保以是憾尋以
言官論劾疏懇得致仕鄭既家居好引後進建麓書
書院督課子姪出入乘布車或徒步田間人不知為
貴人也懸車十五年兩臺薦凡十二再徵為兩京工
部尚書皆不就卒予祭葬贈太子太保

石匱書曰元人海運其費甚鉅其徑甚捷然須得大
膽於師縱之中流方不與礁石相湊何愁漂溺哉王
侍郎憂茶山中梗尚是過計但使瓠子不決而河水

安流則借道會通未為不便當事者真能及蚤催趨
以十月開兌正月渡淮三月過洪則地利天時皆為
效順河渠之利自足千古又何必更煩海運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四

明 鈕南張 岱著

魏學魯葉夢熊列傳

魏學魯陝西涇陽人嘉靖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權
璫某為巨商居間混走易餉銀巨萬大司農許之魯
執不可督雲中餉西鹵薄城下即攝戎衣來城指授
方畧西鹵遁去陞光祿寺少卿松江民輸糧不如法
當罪革亭徐階謂為同鄉且出門下為力解之卒不

聽尋拜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叛卒黃勇勾齒
為患朝廷懸重賞購之不得曾至不問或以為言則
曰勇本吾卒向御之失宜故外通耳來且撫而用之
何購焉語傳國中勇以為然謀市夷入城曾傾知執
之邊患以寧尋以棒槌峪等大捷晉右副都御史巡
撫如故以疾告庚午起兵部右侍郎改吏部轉左侍
郎時新鄭高拱以閣臣攝部一切倚重曾會雲中請
貢市議成魯爭其非便拱徐怡欲已之魯曰不可朝

發夕改不如更與約加嚴不從則閉關如故失不在
我議遂決壬申 神宗踐祚拱興江陵張居正同在
政府各以才相傾壓朝臣分左右袒曾獨中立其間
亡何高拱罷廷臣失色曾獨大言曰踐祚有數日

上首遂顧命大臣豈正始事且詔出何人手不可不
明示百官朝罷要九卿詣居正所諸大臣有至不至
者居正則謝病罷客拱遂狼狽行而居正不無快曾
意未幾晉南京右都御史嗾言官論列詔褫新命以

侍郎歸里癸未居正貶乃起為南京戶部侍郎未任
改右都御史督倉場尋陞南戶部尚書時言路大闢
言官群擊執政冢宰申時行楊巍諸府部大臣合疏
保留次及南都九列疏且上曹執不可謂大臣進退
取上裁臣子何可市德衆強之奮然曰此出自魏
某不可無與諸公事不以相累也衆遂不復言執政
唧之月餘有言者遂再疏乞骸歸後數年國寇西北
起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三邊至則固原卣明

莊二部各擁衆數萬相犄角曹三戰三捷斬首五百級以功晉太子少保廕一子錦衣方欲次第圖火首會寧夏時前反時拜時承恩故降夷宿有叛志撫臣党馨以事權挫折遂殺撫臣及兵道掘城以叛曹以寧夏重鎮士馬物力充伋賊負隅非可旦夕下又多降夷悍卒市滿城內攻之則守益堅或通南則愈不可解故且駐兵靈州以待久困賊言官劾其玩寇殃民詔逮獄逮之葉夢熊踵其策兵餉四集大舉薄城

下月餘城破於是諸縉紳上書白狀上悟復其官卒年七十有二曾貌魁偉生平慷慨多安攘大畧明習邊事西陲之役少假時日賊必能平而竟以罪廢廷議惜之

葉夢熊廣東歸善人嘉靖乙丑進士以福清縣令陞戶部主事改御史會倭寇款塞主議者欲錫王封夢熊抗言其不可忤宰輔高拱意謫陝西郃陽丞後陞南京戶部主事出知贛州府贛有劇賊葉楷縱橫行

劫有司不能禁夢熊白軍門議勦乃密構楷所厚善者召楷黨推赤厚待之令入巢穴中離間其衆楷腹心內潰率兵深入以擊之楷衆倒戈內向楷錯愕與妻子自焚騎士馘獻之斬首三百級餘黨悉平就其地設長寧縣治丁內艱苦次中猶計擒楷黨賴玉讚致之軍門閭境安然疏聞賜金幣服除補安慶郡潛邑有天堂巨寇夢熊以計縛之捷聞賜璽書旌異陞雲南副使尋以邊才調永平兵備其治兵善用間又

能以敵間為我間算無遺策所制輕車神礮尤精一
試遼東敵皆披靡當事者上聞下其式於九邊歷右
僉都御史巡撫費州兼督川東湖北鄖制三省草坪
苗殺一千戶倡亂立策殲其首惡苗人月命晉副都
御史撫甘肅寧夏哮拜恩劉東陽自恃家丁強
橫殺巡撫脅宗室勾為叛夢熊聞變趨靈州與總
督魏學曾議戰函報方急學曾欲少俟集兵夢熊曰
以少擊衆可俟其成列乎遂命驍將麻貴統銳卒

千人赴敵用神砲大破之酋奔賊括城中子女金帛
復邀酋為援學曹堅壁不出為水攻計朝是責以師
老無功逮學曹下獄而以夢熊代之賜上方劍以軍
興從事夢熊仍大築隄引河灌城、多圮有裨將防
下密水洩立斬之率將士親冒矢石用砲火攻焚其
樓櫓賊殊死守間行蠟書遺賊、佯請降緩兵待酋
無何卜著二酋率衆二萬為賊援夢熊密授諸將分
為五道襲破之酋退不敢近城賊絕望寧夏百戶石

標王英畢那氣三人約為內附參將楊文領浙兵至
夢熊以南兵素習水命操舟以戰賊益恐尋以火克
南關、內商民嚮應石棟等從中反間劉許諸賊益
自疑戴立相戕殺都督李如松率兵急攻承恩遂斬
劉東陽許朝士文亨首請降諸將入關舉酒相賀夢
熊下今日奉命討賊、首末復何以露聞必滅噉氏
狀後朝食後期者斬於是如松督請將儒擊遂克內
城噉拜縱火自焚兵士馘其屍浮承恩承寵并諸逆

以獻捷聞 神宗大悅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蔭子錦衣千戶勒石賀蘭山即日䟽病乞骸骨乙未
夏大閱論功蔭一子胄監復三䟽致仕不待命而歸
改南京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月兵部復疏其功
詔進太子太保加其子蔭錦衣衛指揮世襲直指受
部檄趣之任將就道或以疾卒訃聞賜祭塋夢熊忠
勇多智畧生平喜談兵耶對客酒間亦以圍棋布陣
法竹酒胞襟灑落御下以恩士卒樂為之用故所至

成功

石贖書曰、凡古之良將用兵、或緩或急、各有機宜、及其成功、則有幸有不幸耳、寧夏之役、賞葉喜熊之急、則是罪、魏學曾之緩、則非、何者、蓋勝敗兵家之常、我明論功、稍一不勝、輒酷罰隨之、則是街亭之恥、諸葛武侯亦不能保其首領、而況其他乎、成功難而獲罪易、此介冑之士所以枕戈而歎也、我明之武功不振、卒致滅亡、豈不職是故哉、

石廬書卷第一百七十一

明 鈕南張 岱著

呂光洵徐元泰吳百朋列傳

呂光洵浙之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知崇安崇安一
女子崇其縣中豪舞訟者欲固以覘洵教其父持一
紙倉卒訟崇鬼於洵：徐收其紙內袖中日且夕慕
易草移城隍祈明：崇來謂女曰何至是我姑去霜
降後復來至霜月洵果丁母憂服闋補溧陽御史行

縣美誤墨疑有毒欲窮治館人洵馳往取美對使者
立啜盡使者悟為起謝召拜御史 肅皇帝南巡大
學士某居宇增談員後十餘洵奏罷之入奏薛瑄吳
興弼陳獻章三賢者不宜不祀孔子廟廷十九年地
震則又言九邊中有大闕綻凡十事不宜不補馬倒
死不宜獨責廝養卒最不宜者令易地漁入律威賞
家官僚儲本不宜使非其人凡十餘事並要切觸諱
忌改領江西遂出領南直隸蘇松常鎮巡按事蘇松

徐元泰宣城人嘉靖丁未進士繇縣令召入銓部是
時江陵柄國泰以吏部郎分校禮闈黜江陵子懋修
卒為所嚙出為山東叅政江陵抱病山東藩臬諸司
約請於泰嶽泰正色拒之曰此舉何名予為父禱予
臣為君禱乎追削其名獨不與祝版後轉福建臬副
會浙有脫中之變復移臬兩浙泰殲厥渠魁赦其脅
從兩浙宴然晉順天府丞已而西夷發難擢撫川蜀
奉勅相機鵬巢西夷蓋古田訖吐番地亡塞通松茂

聯絡諸番山陰水深鳥道一綫故各寨恃此跳梁而
我不得其要領撫之不能討之不可蜂擁而來飽噉
而去連折兵將至千三百有奇鎮巡監司莫可誰何
會揚柳寨酋首蠢動奉憲授方畧督兵盪平掃穴而
出然各寨猶負固如初也己奉勅一應叛酋務期盪
盡泰乃舉兵深入河東河西以次進勦擒斬小姓王
答甘燕等三十餘寨番族埋奴等數十人相誓以永
無侵犯捷聞陞兵部右侍郎仍巡撫其地廕一子入

監讀書未幾而建越逆酋倡亂五衛橫被侵凌馬湖
烏撒諸酋大逞狂謀攻克城堡誘殺兵將奉命會剿
議三路進兵分布統領齊集漢土官兵恭自臨陣督
戰親操桴鼓直搗賊穴凡七閱月而底定前後克平
二百一十餘寨俘斬七千九百七十餘人投降夷獯
男婦二千二百九十餘人退還土地九百七十餘里
東靖黃沙西靖黑水東西白草諸寨望風款貢比於
編戶事聞上心嘉悅降勅褒獎晉二品服俸再座

一子旋以右司徒總督倉場以少司馬協理戎政會
倭夷蹂躪朝鮮樞臣惑於宵議廷論主和泰獨議戰
本兵喉之遂陞南京刑部尚書請告歸里林下二十
餘年捐貲三千建長安壩蓄洩有法旱澇無虞萬戶
咸食其德年八十有二而卒

吳百朋義烏人嘉靖丁未進士為永豐令操守廉潔
有清水明鏡之謠徵拜御史按淮陽猝遇倭亂百朋
披甲嬰城籌兵食戰守賊不敢逼先是倭薄東門撫

軍下令軍中有開城者斬其襁負號呼而門外百朋
曰郭外非吾民耶而以與賊並開門內之全活者數
千人每按部多彈治不為搏擊九載考績晉大理寺
丞轉右少卿尋陞右食都御史撫治鄖陽改提督南
贛軍務當是時內迫山寇外苦島夷羽檄旁午百朋
奉簡書馳至會倭寇海陽即與兩廣都御史督諸道
兵四面擊之捕首酋無算已敗倭於烏石又敗於減
水神山已入敗於海豐捷聞賜金帛初賊首楊一戕

殺長吏勢張甚而蘇阿普賴忠潭等依山阻險流毒
四郡百朋懸賞格佯為招撫而督大軍張左右翼擊
之遂平洪田再破香奈又移師擊藍松山城鄉擒之
轉戰大田據梁國相等別攻乳源始興賊城之又會
師破吳平漳湖先後破巢一百二十斬首數萬級擄
獲人畜鐘仗無算於時三巢最桀黠賴清規稱王巢
下壓李文彪巢岑同謝允樟巢高沙耶尉佗僕知高
負險故地衆號數萬盤牙累歲百朋毅然以討賊為

已任因上疏曰逆賊荼毒生靈天討不赦第先破下
歷衝其中堅岑岡高沙直振搞耳順 陛下假臣便
宜不效靖伏斧鑕 世宗壯其議令刻期追勦百朋
乃移鎮信豐授參將蔡汝蘭方畧率師討之擒清規
苦竹嶂餘黨殆盡百朋居憂六年蒙犯矢石驅馳烟
瘴未艾而髮白矣前後奏捷十有八擢南京兵部右
侍郎疏請終養不報已晉刑部右侍郎踰年改兵部
神宗嗣位賜飛魚服閱視三鎮百朋條上繕垣屯田

隣邊防河四事又進邊圖凡開塞險隘夷狄部落與
夫士馬強弱亭障遠近歷歷如指掌上嘉納之已
乞假歸省乙亥起南京又都御史丁丑陞刑部尚書
卒於官

石匱書曰國朝以軍旅之事責備文臣原有輕武之
意及文臣徵倖成功多置不錄而言官衆之未免一
斥即去是始終成其輕武之意也呂徐吳三君子之
拓疆勘亂宜有封侯之賞輒格不行得以功過相準

而賜骸首丘則又幸之幸矣報功若此使後有疆場
之事誰復肯為朝廷出力也哉

曰疆場

卷一百七十五

吳百朋列傳

李

鳳禧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二

明 鈕南張 岱著

魏時亮溫純楊時喬列傳

魏時亮江西南昌人嘉靖己未進士授中書舍人考選戶科給事中使朝鮮却其餽在諫垣遇事諫言無所忌諱議廢宗藩宜立行宗學又勸捐祿凡祿萬石者歲捐五分之一二千石者歲捐十分之一千石者歲捐二十分之一各貯有司以為賑貸乏殮葬之用

宗室多極貧之處如平涼大同開封等府責撫按相
度附近奏請酌量分封又嚴花生抱養之禁以清玉
牒欲足邊餉則藉商人之鹽屯田於邊今邊屯廢而
鹽課日增商困而官愈困昨遣大臣一往江南一往
河東不過添一番造冊繳報而已宜責各巡按分守
等修明屯政鹽課則責巡鹽御史屯鹽大臣宜兼領
修築墩堡二考三考累有芳績倍加進官恩廕欲理
財則在大振守令須罷卓異空名責其實政通行錢

法官以錢為稅有能倡率錢法通行者許撫按特薦
保民足國之計無踰此者媿、數十言九極周悉詳
懇最著者鹵陷石州請 上面詰大臣 穆廟登極
未發一語故特亮以為請越二日 上講罷問石州
殘破狀講臣云不意鹵賊深入 上囁嚅將有所商
畧而中官王本輒從旁厲聲譴罵諸臣欺蔽先是本
陰誣言官周怡陸鳳儀寔欲借此嘲喝臣僚 上怒
本日攝之本猶語刺、不休其黨喬朗肘之始息

上滋不悅而罷中外聞其事不敢發時亮勤本無人
臣禮大不敬又數其不法事數條士論壯之時革亭
相徐階與新鄭相高拱相厄時亮左袒階攻拱未幾
拱再相盡逐攻已者時亮亦在逐中癸未神宗親
萬幾言官交薦起南大理寺丞歷副都御史協理院
事上敬天法祖保民裕國四劄上嘉納之又請皇
長子出閣講學上大感悟方命擇日竟中阻尋晉
工部侍郎陞南京刑部尚書亡何病卒年六十三

溫純陝西三原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壽光令考選戶
科給事中論提督神樞營總制劉素貪賄入論輔臣
高拱所創京營新制非宜上然之為罷素而營制
復舊純在諫垣不墮屑務取緊要如論俺答事宜條
鞭行止及援李己石星並殄一可觀萬曆甲戌歷陞
僉都御史撫浙江先是浙因倭變募兵踰額受戢不
散遣不惟糜餉抑且釀變純主嚴簡閱之汰其半材
官吏士務擇才貌稱任使不以居間賄賂補在浙三

年庶靜寡欲不妄有徵取軍民頌德尋陞都察院左
都御史主院事時稅使旁午出橫甚衆迷臣民累
係獄適際萬壽節純抗疏曰今中外諸臣及四夷君
長鱗集闕下欲以祝聖壽切以為天人相感以心不
以文若第習嵩呼舞蹈之儀而不以感召和氣祈天
永命之道上陳則亦文耳故臣伏乞 皇上開霽天
顏將近遽知府蔡如川推官華鈺知縣章國賢及舉
人生員等付法司審勘開釋奏請定奪其礦稅各使

及參隨各役盡行收回橫惡如程守訓先正刑章民
有不舉者歎呼以頌 皇上者臣不信也而天心可
格 上壽可臻愈於靡文祝禱萬、矣疏上報聞已
廣東李鳳陝西渠永雲南楊榮俱激變撫按李時華
實待問上狀下省絕又抗言曰稅使借 皇上之威
福為威福以十計參隨又借稅使之威勢為威勢以
百計土棍又借參隨之牙爪為牙爪以萬計宇内生
靈之困於水旱困於採辦造作轉運者方處、無樂

生之心而能勝此千萬牙爪之吞噬搏擊否伏願大
奮乾剛將鳳巖逮下理未榮革任四京礦稅悉行停
止已而楚藩華越事起輔臣偏有所袒純持正不從
相左又叅論其黨御史于惟清等益與輔臣構隙會
大計純盡逐倖人劣處給事錢夢皋外轉鍾兆斗忽
中旨留用臯斗遂反噬借楚事攻純、註籍已吏部
賀燦然疏入純致仕去未幾卒

楊特喬江西上饒人嘉靖己丑進士授工部主事抽

分杭州先是權間稅者以加入為能取商浮故額喬
相天時豐歉為厚度地宜深洞為紀順人情顧急為
規曲盡其方無幾特課足人思法不經久乃獻議於
朝請稅銀止據日收數盡行起解不得拘泥前以數
目取盈過尅庶上不病國下不病民朝議韙之遂著
為南閩權稅書室為永法己己陞禮部員外歷官通
政使時留都異學煩興故叅政羅汝芳作備其徒推
為聖人建祠祀之喬抗疏曰佛氏之始其說主戒律

輪迴因果慈悲福田利益粗淺僅感庸衆自卑傳直

指一入則賢智高明者信之然猶自為一說不與儒

者混為一途自汝芳借孔子言仁孝言心性倡言人

心見性成佛高談渺論曰吾學直捷不煩修為曰吾

道廣大無所障礙謂傳註為支離謂經書為糟粕謂

躬行寔踐為迂腐謂人倫物理為幻妄謂紀綱法度

為桎梏謂禮義廉恥為虛偽惟一了此心市金可攬

處子可接蕩檢踰閑皆為率性惡為無傷反道亂德

敗俗傷化此正古人所必聞者而新學小生轉益信
從立祠聚衆禍將何極已勅所司折毀散遣以彰明
風教招從之徒卽陞吏部右侍郎署部事喬獨棲銓
署盡絕請託會大察閣臣沈一貫移書欲留錢夢皋
等其餘權要及中璫皆有所庇喬力持之不為所撓
言路阻抑者十年喬疏請復行取又立䟽壅之法汲
引正人簡汰頑鈍在銓五年號為清平時給事中競
進皆自擬正陞閔陞重內輕外喬謂今日越格易後

日守法難誓不徇情壞法自某始故陞補必要於例
無敢越者又奉詔請用註誤官范鐫等一百十員遷
謫官鄒元標等九十六員開列訪冊詳加甄別操行
清修者必稽其生平之素才猷卓絕者必求其行事
之實其或假公濟私沽名釣譽一節勉強而中藏不
無可疑一時虛聲而生平難以盡概者註不錄其刻
意求賢類如此一時仕籍方賴提衡會以疾請告不
允卒於官篋無寸絲無以為殮四司賻銀以畢窆窆

所著有周易諸經全文大學三書古今字韻全書行世

石匱書曰為人臣者知無不言此是事君之禮特其言有當有不當耳使遇事風生沽名釣譽則鳴岡之鳳反不如立仗之馬矣魏溫揚三君子者在世廟時可謂敢言直諫之士而如其論宗室論也益論消人論閹鈔論稅使論邪學皆侃侃不撓有濟寔用誠哉為言行並茂之君子也隆萬以後臺諫之臣但尚

口給此風不可復追矣